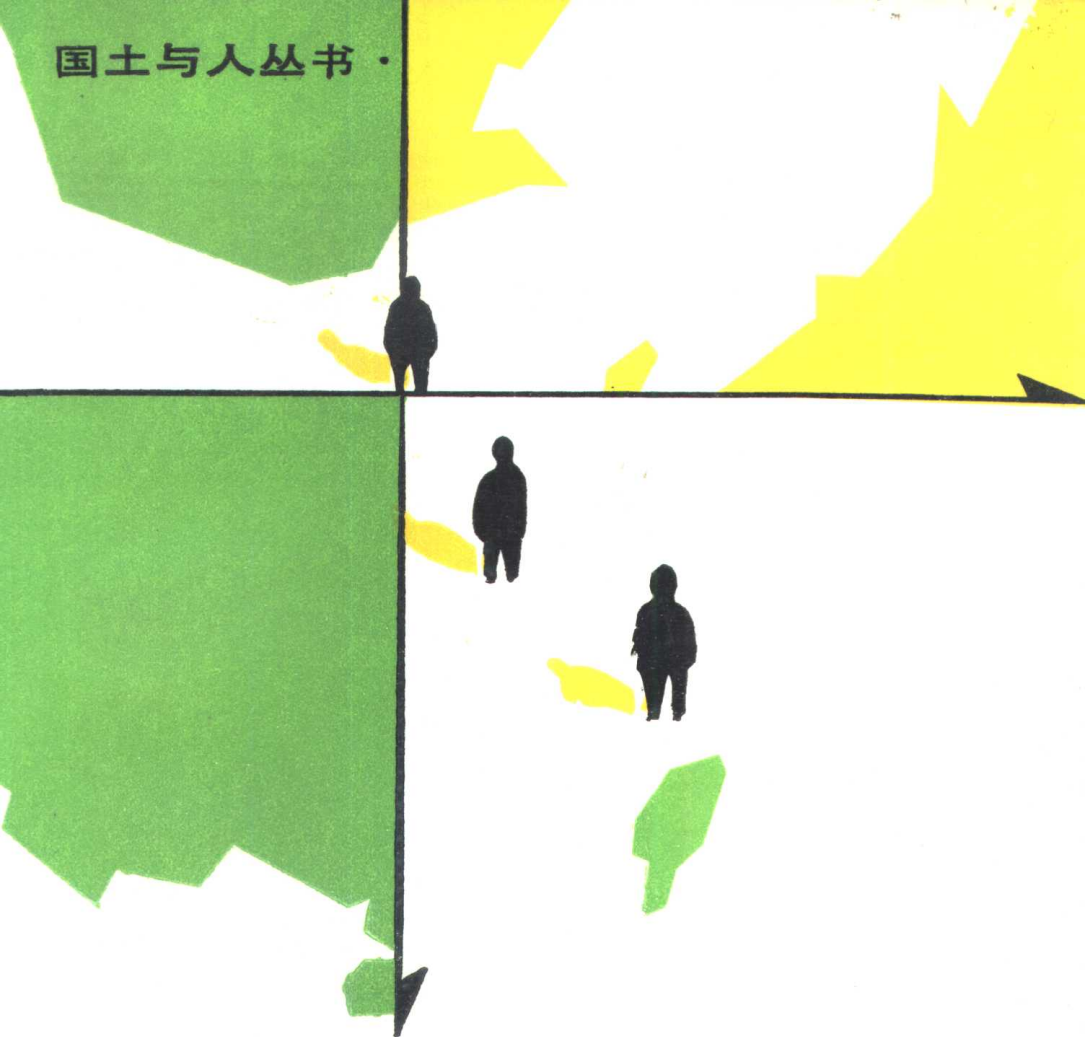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土与人丛书 ·



落叶之谜



女教师的心路历程

作者：白汉贞



(作者与丈夫、孩子1949年12月摄于香港)

一个女教师的心路历程

落叶之谜



落 叶 之 谜

——一个女教师的心路历程

白汉贞 著

•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47,000 插页 2

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039-0627-8/I·325

定价: 3.10 元

题 记

人的一生好比一列运行的火车；启动—加速—减速—停止。

记忆的铿锵双轨载我从时光的隧道走过，那些不断变化的生命和云彩、不断变化的山光水色，那许多杂感旧念，在脑海升沉起伏，尽管岁月流逝，但感情已凝固在历史琥珀之中。就连那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，经过岁月老人的筛选，也如金子的粉末，静悄悄地沉淀在意识深处，融进血液中。

童年少年是我最醇甜的梦。

青年时我对学业、理想、爱情如饥似渴地追求。

壮年蹉跎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泪痕笑影中，挣扎苦斗撞过危难。

晚年来得太早！

我一生中主观努力的结果，都在我的意料之外。这最后的旅程是不是仍和过去一样，按照自己自觉到的目的生活下去？我依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？

未能置我于死地的种种折腾，似乎使我的心智比年轻时稍有长进。往事纷纭，尘埃落定。我时常想写一本我的“离骚”——关于我生活的时代、家庭、教育和社会历史的背景，以及个人的心路历程。

这需要历史的搜求，灵魂的探索，尽管我力不从心。

所有关心我和我自己，都在回首中期待。

目 录

题记 (1)

一、海峡岸，梦断魂牵 (1)

在台湾思归情切的日子—新竹风情—忧郁
的蒋氏父子—父亲送别—在香港与丈夫团聚—
五光十色的香港—放弃赴美留学，返回武汉—
夫妻双双投入新中国建设

二、追溯青少年时代，在八年抗战中成长 ... (27)

祖父，朴实的裁缝师傅—父亲，新文化中恪
守儒家伦理、道德的楷模—仁慈的母亲—16
岁少女的恋情—战时重庆—白沙女子师范大学
的生活—在山城恩施开始“粉笔生涯”—下嫁
平民的儿子

三、从人民教师沦为“右派” (55)

1. 劳改农场的炼狱生活

离别五个幼儿—在襄河船上一抵达沙洋劳
改农场—指导员的谈话—少女女犯王玲玲—
“大兵团作战”—老年女犯任“仙姑”—雨中谈
心，小玲子的诉说—太办钢铁—大饥荒开始—

偷吃猪食挨批斗，积极分子苏静的“揭发”——小玲子揭发苏静半夜偷食——关于饥饿，指导员和队长的争执——反右倾，指导员遭贬——少年逃犯的遭遇——严寒的冬季饥肠辘辘，继续“大兵团”作战

2. 李教授和青年知识分子小方的遭遇

总场看守所的生活——小号子里的对话——高材生文扬初——饥饿、疯子——李教授与小方探讨人类的敌人——李教授和文扬初之死——小方被判死刑——陪绑

3. 从劳教分子到农场工人

1959年底的辩论会——情况好转——犯人也
有“人性”的要求——批斗女流氓金枝——丁干事
“下了水”——人人检查、检举、揭发，争取过
关——总结会——变“劳教”为劳工——小玲子被
赦——苏静的落魄、发疯、死亡——追忆苏静——有关
人性的议论

四、动乱年代的贱民生活 (119)

1. 沉沦

“文革”开始，“遣返回汉，监督劳动”——
家庭的悲境——忠字舞，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——街
道批斗“五类分子”——“活着比死更艰难”——不
正之风的“居委会主任”——清理阶级队伍，开
运进牛棚——半夜偷跑回来短暂的一聚——全家七
口下放六处劳动——开运给群众安电灯——积极分

子F—贫下中农开的批斗会，明批斗，暗保护—上山砍柴，贫贱夫妻情意深—在农村过春节

2. 回春

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—林彪事件发生—重回武汉—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“四人帮”倒台，“文革”结束—1978年得到新生，重返讲台

五、亲情的恢复(141)

寻找亲人—重赴香港—与父亲通电话—父亲频频来信、人生哲理—“亲人不得见”—赶回学校上课—家庭生活的恢复—“人间重晚晴”，开运奋发工作—与开运同上庐山—伉俪情深，东林寺内许来生—重逢昔日难友王玲玲

六、伤逝(169)

开运猝死—扫墓—追忆和开运同甘共苦的岁月，肠断心裂—孩子们的安慰—父亲去世，悼亡的悲哀—与少年学友聚会，沉浸在往日的欢乐中

七、大洋彼岸，归去来兮(187)

飞往旧金山—故人重聚、鲍教授一家—遭遇车祸—与鲍教授的“辩论”—好莱坞的疯狂—与儿子团聚—大陆赴美移民的婚姻咏叹调—为了“绿卡”代替“塑料太太”的中学女教师D—

拒绝老华人求婚—海鸥的启示—魂系故土—不
辞而别—“我回来了!”

后记(225)

一、海峡岸，梦断魂牵

在家乡十月底已是露白霜飞。可新竹，晴朗的正午滚烫的秋阳虎虎发威，窗外弥漫着一片葱茏，只是早晚比较凉爽。夜间乡土歌手的蝈蝈演唱会，还未完全落幕。如果晨雾未散雾失楼台别有情趣。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，一旦大雨天潮地湿、走入霏霏想入非非……

庭院的林木翠绿与金黄相混，似乎有人在一日日地替它们抹上一层赭色，木棉花葩带着蒸腾的暑气照样地鲜艳，露出一种剖心相示的烈士血性，为着我们后来孤岛上的人。

这不同于武汉四季的自然景象，令人诸多迷幻。在我来到台湾半年多的日子里，一直记挂着丈夫和幼婴，每天都在指望时局出现新的变化。

台湾的山水分外妖娆。

海岛涨潮落潮，涛声时而激越狂怒，时而柔缓奔放，海面变幻五光十色；一道湛蓝、一带浅绿、一抹黛红、一叶桔黄、一缕灰蒙，我第一次看海，领略大海的光华浩瀚。

我们慕名去了阿里山，那里有著称三大奇观的“森林”、“云海”和“日出”。

火车在洪荒的沉寂里盘旋而上，遥望那连绵起伏的群峰，近山清晰，银杉红桧一片青翠，远山朦胧，幽晴巍峨。这庄重的山谷，寂静的森林，淙淙的飞泉和啁啾的鸟鸣，溶成一个谐调匀称的整体，抚慰我那因离乱而被骚扰的心灵。

当你爬向山峰，白云从山谷涌起飘荡，仿佛一片白浪翻滚在你的足下身旁。

看日出更为壮观。太阳从玉山主峰将出之际，霞光升起，天空一片金红，璀璨夺目。一刹那，它从峰顶腾空，这断了线的大红球万丈光芒，照耀着青山翠谷。我蓦然感到大自然纵使千姿百态，迥各有异，此情此景却似曾相识，我好像是在泰山观日出。

在海滨浴场，只见十里平沙婉婉转转淡淡定定，阳光下像一幅硕大无朋的银色织锦，云霞横过海面轻巧地一抹。海滩那柔和的曲线写下了人间沧桑。天水一色的对岸就是我前不久离开的家乡，是这般近又是那样的远。晚风阵阵，夹带着海水那又咸又苦涩的气息轻拂着我的面颊，碧蓝海水激起浓郁的乡情，揉碎了甜美的记忆。上个月开始，我已积极联系办理离台去港赴美的事宜，那即将与双亲弟妹离别的伤情、即将和丈夫会面的向往一起涌上心头，是惆怅？还是欢乐？我在一种复杂的感情中徘徊、自觉万般茫然。

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，有几十万个家庭和国家一样的分裂，盈盈一水楚河汉界不能往返团聚。我刚去时

那种离乱的心情，忧患的意识，像一个解不开的愁结，我感到自己掉进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的巨浪中，蓦然惊醒到“自我流放”。历史上南宋的悲剧已经那么古老，我们许多人都已遗忘。此时则身感历史重演，到处飘泊着有家难归前途茫茫的人，一种说不清的凄苦和浓浓的乡愁紧紧地缠绕我们。来台时仓皇离家赤手空拳，有的抛儿弃女。那些从战场上败下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，更是戚戚惨惨，像飞在半空的粉蝶，一直落不下来，从整个社会到每一个人都困顿和不安。

同学们这阵话题充满悲哀，小道传出经国先生从南京上海台湾一路的见闻和经历，令他黯然神伤诸般郁结。据说他的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，那哀恸悲切，比一般寻常百姓更为深刻，蒋家父子正扮演“悲剧英雄”力挽狂澜。

虽然我是随父母弟妹去的，但这是一个误会，这个误会使我产生一种更强烈的自责。我的丈夫留在武汉，他既不能来台，我就必须作出抉择。生活中有了这短缺的环节，尽管海岛四季如春诗情画意，都无法排遣我对远方心爱的人的那种痛苦缠绵的思念。我和弟妹们不一样，兀自独特的感受和郁怨使我时常心烦意躁，爸爸曾多次争取开运，但儿女长大成人，我们有自己的主张，他无可奈何。

随后不断收到开运通过香港的万金家书，说他们起居平安，盼我早作归计；粤汉路中断可循海路通道。他打算任何时候都要亲自接我，我的心怦然跳动，好像故乡近在咫尺，涉水就抵家，恨不得马上回到他的身边。

这期间我接触到母校的老师和许多父执辈，他们那种类

似苏轼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”的幻灭意识，那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像辛弃疾戎马疆场的报国心理，曾经是宋文化主旋律的内涵，而今成为这些老先生的心态和情结。他们普遍感到时势将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开始，过去已成一纵即逝的追寻。“孤臣孽子”被迫回不了家，成为无根的一代。这漂泊流浪的命运，使他们满腹乡愁悲凉无奈。

从五十年代初，台湾在无声炮火下，那些暂时获得安身立命的文化人，花了许多笔墨赞颂自己的家乡故园，抒发自己的情怀形成的乡愁文学，盘据台湾文学一隅长达卅余年之久，影响至深。

那时我们家住新竹，西临台湾海峡，东北、西南季风可以长驱直入这座“风城”，许多各具特色的著名风景区展现在你的面前。台湾由于山脉南北走向对地形的影响，河流多险滩瀑布，一个举世闻名的鸳鸯谷瀑布群就在新竹县内；整个县城蕉风椰雨恰似岭南，而又拥有一番异国情调，好像一个中日混血儿；那寺庙香火具有大明遗风，商店酒吧播放日本音乐，车站码头尚有许多日文商标的遗迹，“指压”、“料理”照开不误；百姓人家崇尚的禅道、茶道、艺道，糅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日本的民族心理。街头巷尾一种充满东洋味竖直的商号布旗迎风招展，那风情就像电影里见到的日本小埠一模一样。

街上常见一些穿山胞服装的高山族姑娘，背篓里装着水果鸡蛋蔬菜，我们用手势比乎讨价还价，甚至还看中了她们手臂和脖子上的饰件，彼此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对方，一下子涌进一批“大陆人”，使得整个城市熙熙攘攘沸沸扬扬，更增

加几分纷繁的气氛。

我们的寓所正在市中心东门街，是一幢日式木结构二层楼房，一楼为新生报刊发行门市部，我们住的二楼是两间有十五叠席的卧室。眼下必须来适应这新的环境；五十年来日本统治下形成的东洋习俗的生活环境，一种台风降雨地震不断的自然环境。首先是妈妈不习惯，常常说爸爸不该带我们离开家乡：

“只怕又要八年吧——

我们该不会在这里当一世祖吧——

过了年我们总可以回去吧——”

.....

爸爸神情凝重，无法回答妈妈的各种提问，此刻只有我们六个姊弟的工作和学习，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急待解决，他为此而忙碌。

我和大妹在新竹女中教书，其余四个弟妹分别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学就读。由于东洋鬼子的奴化统治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人们，大多使用日语日文，从大陆去的又是五湖四海的方言，读书上课虽用国语，感情交流仍然困难。

在洪濛的暮色里，新竹的面貌如此陌生。我像一只被捆住的兔子狼狈落寞。爸爸同样深切感到民族、家、国的种种困苦，但他不是沉湎过去打发余光，为着坚持昔日的家庭秩序，他尽力排除外在的纷扰和内心的挣扎，镇静地寻回生命的延续。我记忆中的爸爸从未有过富贵贫窘、飞扬落魄的身影。

那时他正当盛年，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便领我们外出郊游，跋山涉水，一路上野花繁耘似锦。我们拈花弄草，捕捉蜻蜓蝴蝶，大声歌唱。爸爸牵着我的孩子，用温存美妙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，讲出一个个他即兴编织的小故事，两个小弟弟促狭地抢先：

“从前有个小白兔——”

“不，是一只猴——”

爸爸语塞。摘取路旁一片绿叶，放近嘴边吹出微微的哨声，然后谐谑地对我们说：

“第二节，手工课——”

大家乐不可支。我自幼受祖父和爸爸宠爱，在他们左提右挈中长大，不如意时还使些小性子，特别在新竹的这一年，爸爸格外体谅我，爱屋及乌，我的孩子真幸运。

为了安定人心，应变动乱的局面，当时政府提出公教人员的薪水，可按黄金折价储蓄，一则用以积资，一则考虑如何调整发行新币。那时台湾政权的脆弱性，去台人员的过客心理，我是亲身亲见亲闻的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初，蒋介石政躬违和避寿阿里山。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，从山脚到山顶一片森林海洋，沿途奇石峥嵘，古木参天，飞瀑直泻，山光水色。他了无心绪，在一株树围二十多米、高过廿层楼、生长三千多年的亚洲树王——神木的面前，他不胜感慨：“人的寿命和这株大树相比实在太短促了！”其时内心深处那“往事知多少？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愁肠，此刻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！”据父执说在阿里山的两三天，蒋氏父子没有笑容，他们在日落暮色中回